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西班牙」阿方索·卢阿诺 绘

青铜葵花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西班牙」阿方索·卢阿诺 绘

青铜葵花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铜葵花 :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 曹文轩著.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8-2779-8

I. ①青…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90615号

SHIJIEZHUMINGCHAHUAJIA CHATUBAN
QINGTONGKUIHUA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张晓楠

策 划: 张 楠	审 读: 林 栋 聂 冰
责任编辑: 王仁芳 薛晓哲	责任校对: 华 清
助理编辑: 宋淑静 崔 岩	责任印务: 刘 泓
整体设计: 锦绣东方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201 010-57526231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000mm 1/24	插页: 24	印张: 11 1/2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6 千字	印数: 20000 册	

ISBN 978-7-5148-2779-8

定价: 3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 (010-57526869) 退换。

序

那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闲逛，突然发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展台的插画墙上有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马上被它强烈地吸引了过去。欣赏了许久后，我问他们这幅画为何人所作。得到的回答是，它的作者是德国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他们说我的眼睛真毒，居然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它来路的不同。我再三端详了它，心中慢慢有了一种期望：如果我的作品也能有如此品质的图画作为插图，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个念头一直藏在心中，因为我知道做这样一件事并非易事。中国多年与世界隔绝，只是在很晚的后来，才慢慢打开国门，开始与世界对话交流，但依然还很生疏，存在许多障碍。尤其在沟通的管道方面，就那么稀少，并且不畅通，心中的那个念头也就放下了。

但不久，中少社的编辑对我说，他们已经通过各种管道找到了一些著名的国外插画家。而且，他们很快将我的作品译成英语，送到了这些画家手上，看他们是否愿意为这样的作品做插图。很快就有了反馈：他们对我的文字不仅很感兴趣，而且十分欣赏，表示非常愿意为它们插图。事情的顺利远超预料。工作很快就开始了。

于是，我们今天就有了这套名为“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的我的作品新系列。

在此，我必须要说的是：中国并非没有如此水平的画家，但中国缺少如此水平的插画家；中国高水平的画家，大多没有走到插画这个领域来。也许他们对插画有着误解，做一个插画家好像矮化了自己。他们不愿放低身段——怎么就是放低身段呢？这实在是一种糊涂的见解。

我一眼看中索尼娅的那幅画，主要原因可能是那种写实风格的插图我已经久违了。我一向就偏向于写实风格的插图。在有创意的画与有功底的画之间，我往往更看重有功底的画——那种既需要大量时间和足够耐心，又非常讲究艺术的画（准确的光影、细致入微的层次、极其逼真的细节、出人意料的角度等）。然而，如此插图已几乎消失，而在儿童文学这里更是难得一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插图大多为非写实的一路，颜色平涂，没有层次，圆圆滑滑，没有景深，立体感自然无从说起，只是一个一个的平面。当然，此类作品中也有可以冠以“艺术”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都很难称之为“艺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都很短暂。当然，论作品之高低，是不能仅用完成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但毕竟那些写实的作品可能更见功夫。我只知道，写实的画家去干那些平涂的作品——一旦顺应了，是一定能够胜任的，而让平涂的画家去干写实的作品大概不一定都能够胜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连张人脸都画不像，岂能完成如此写实的任务？我的感觉很固执，就是觉得写实的插图显得更有分量，也更经得起反复欣赏。正是持有如此看法，所以在见到德国画家索尼娅的那样一种画风的作品时，我才会有那种感叹和冲动。

现在，这些我所喜欢的画终于也来到了我的作品中，这是我的幸福。

这些画的意义大概还不仅仅是它们对应地诠释了我的文字，还在于他们是外国画家，他们是在另样的文化情境中阅读了我的文字之后作出的画。与中国画家相比，他们面对我的文字一定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可也一定多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这就意味着，因为有这些插图与我文字的融合，从而有了新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记得在和巴西画家米罗先生对话我们共同完成的绘本《羽毛》时，我指出了他的画中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比如他对中国青花瓷的情有独钟。因为我们总是与青花瓷相遇，渐渐地感觉钝化了、无动于衷了；而对于他而言，青花瓷就是中国，感觉十分新鲜，因此他将他的画大量画在了一只一只青花瓷的瓷瓶上，从而出现了不在我们想象世界中的画面。这些画面十分精彩，并意味深长。它带给《羽毛》的价值，非同小可。我想，现在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也一定因为这些插画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而无意之中给它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光彩。

至于说这些著名的插画家为什么会认可我的作品，在报酬微薄的情况下愿意接这样的活儿，我想，还是因为他们看懂了我的作品。而能够被看懂，就是因为我数十年坚持的文学观奏效了。这个文学观简而言之就是：你写的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至上——必须至上；唯有如此，你的文字才具备穿越时空的力量。

感谢诸位外国插画家，感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促成了如此美好的中国文学与外国艺术的联姻。

曹文轩

2016年1月4日凌晨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 目录 | m u l u

第一章 小木船 1

第二章 葵花田 22

第三章 老槐树 49

第四章 芦花鞋 71

第五章 金茅草 99

第六章 冰项链 130

第七章 三月蝗 166

第八章 纸灯笼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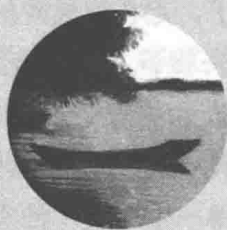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大草垛 248

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275

青銅葵花

第一章

小木船



1

七岁女孩儿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草是潮湿的、花是潮湿的、风车是潮湿的、房屋是潮湿的、牛是潮湿的、鸟是潮湿的……世界万物都是潮湿的。

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不一会儿，从头到脚都潮湿了。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潮湿后，薄薄地粘在头皮上，人显得更清瘦，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却因为潮湿，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

一路的草，叶叶挂着水珠。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路很泥泞，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索性脱下，一手抓了一只，光着脚丫子，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

经过一棵枫树下，正有一阵轻风吹过，摇落许多水珠，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她一激灵，不禁缩起脖子，然后仰起面孔，朝头上的枝叶望去，只见那叶子，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洗得一尘不染，油亮亮的，让人心里很喜欢。

不远处的大河，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

她离开那棵枫树，向河边跑去。

她几乎天天都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空阔，它的心更加孤寂。

大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

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许多人。

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城里人。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

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

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

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

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儿，

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白天干活儿，夜晚开会。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那里依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不久，大麦地的人对它就有了称呼：五七干校。

后来，他们就“干校干校”地叫着：“你们家那群鸭子，游到干校那边去了。”“你家的牛，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被人家扣了。”“干校鱼塘里的鱼，已长到斤把重了。”“今晚上，干校放电影。”……

那时，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有好几所干校。

那些人，都来自于一些大城市。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也不全都是干部，还有作家、艺术家。他们主要是劳动。

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为什么要有干校，一知半解。他们不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干校的人，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孩子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或跟着这些人。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就招招手，让他们过来。胆大的就走出来，走上前去。干校的人，就会伸出手，抚摸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有时，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有很好看的糖纸。孩子们吃完糖，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抹平了，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干校的人，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蔬菜或是咸鸭蛋什么的。大麦地的人，也去河那边转转，看看那边的人繁殖鱼苗。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鱼。大麦

地人不缺鱼。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他们也不会繁殖。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却会繁殖鱼苗。他们给鱼打针，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在水池里撒欢儿一般闹腾。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等它们安静下来了，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那雌鱼已一肚子子，肚皮圆鼓鼓的。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觉得捋得很舒服，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捋出的鱼子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过了几天，那亮晶晶的黑点，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鱼苗。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儿看得目瞪口呆。

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

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儿。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葵花。

2

这是一个乡下女孩儿的名字。大麦地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一个城里的女孩儿，怎么起了一个乡下女孩儿才会起的名字？

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儿。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儿。

这个女孩儿没有妈妈。她妈妈两年前得病死了。爸爸要到干校，只好将她带在身边，一同从城市来到大麦地。除了爸爸，她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孤儿。爸爸无论走到哪儿，都得将她带在身边。

葵花还小，她不会去想象未来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与对岸的大麦地又会发生什么联系。

刚来的那些日子，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好大一个芦苇荡啊！

好像全部世界就是一个芦苇荡。

她个子矮，看不到远处，就张开双臂，要求爸爸将她抱起来。爸爸弯腰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看看，有边吗？”

一眼望不到边。

那是初夏，芦苇已经长出长剑一般的叶子，满眼的绿。爸爸曾经带她去看过大海。她现在见到了另一片大海，一片翻动着绿色波涛的大海。这片大海散发着好闻的清香。她在城里吃过用芦苇叶裹的粽子，她记得这种清香。但那清香只是淡淡的，哪里比得上她现在所闻到的。清香带着水的湿气，

包裹着她，她用鼻子用力嗅着。

“有边吗？”

她摇摇头。

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四下里发出沙啦沙啦的声音。

一群水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

葵花害怕了，双手搂紧了爸爸的脖子。

大芦苇荡，既吸引着葵花，又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她总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爸爸，生怕自己被芦苇荡吃掉似的，特别是大风天，四周的芦苇波涛汹涌地涌向天边，又从天边涌向干校时，她就会用手死死地抓住爸爸的手或是他的衣角，两只乌黑的眼睛，满是紧张。

然而，爸爸不能总陪着她。爸爸到这里，是劳动的，并且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爸爸要割芦苇，要与很多人一起，将苇地变成良田，变成一方方鱼塘。天蒙蒙亮，芦苇荡里就会响起起床的号声。那时，葵花还在梦中。爸爸知道，当醒来看不到他时，她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哭泣。但，爸爸又舍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爸爸会用因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细嫩而温暖的面颊，然后叹息一声，拿着工具，轻轻将门关上，在朦胧的曙色中，一边在心里惦着女儿，一边与很多人一起，走向工地。晚上收工，常常已是月光撒满芦苇时。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葵花只能独自走动。她去鱼塘边看鱼，去食堂看炊事员烧饭，从这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大部分的门都锁着，偶尔有几扇门开着——或许是有人生病了，或许是有人干活儿的地点就在干校的院子里。那时，

她就会走到门口，朝里张望着。也许，屋里会有一个无力却又亲切的声音招呼她：“葵花，进来吧。”葵花站在门口，摇摇头。站了一阵，她又走向另外的地方。

有人看到，葵花常常在与一朵金黄的野菊花说话，在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在与叶子上几只美丽的瓢虫说话……

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当爸爸终于与她会合时，爸爸的心里会感到酸溜溜的。一起吃完晚饭后，爸爸又常常不得不将她一人撇在屋子里——他要去开会。总是开会。葵花搞不明白，这些大人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为什么还要开会。如果不去开会，爸爸就会与她睡在一起，让她枕在他的胳膊上，给她讲故事。那时，屋子外面，要么是寂静无声，要么就是芦苇被风所吹，沙沙作响。离开爸爸，已经一天了，她会情不自禁地往爸爸身上贴去。爸爸就会不时地用力搂抱一下她，这使她感到十分惬意。熄了灯，父女俩说着话，这是一天里最温馨美好的时光。

然而，过不一会儿，疲倦就会沉重地袭来，爸爸含糊了几句，终于不敌疲倦，打着呼噜睡着了，而那时的葵花，还在等着爸爸将故事讲下去。这是一个乖巧的女孩儿。她生爸爸的气，就那样骨碌着眼睛，安静地枕在爸爸的胳膊上，闻着他身上的汗味，等着瞌睡虫向她飞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她会伸出小手，在爸爸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地抚摸着。

远处，隐隐约约地有狗叫，似乎是从大河对岸的大麦地传来的，又像是从远处的油麻地或是更远处的稻香渡传来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淌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葵花最喜欢的一个去处就是大河边。

一天的时间里，她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对大麦地村的眺望上。

大麦地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四周也是芦苇。

炊烟、牛鸣狗叫、欢乐的号子声……所有这一切，对小姑娘葵花而言，都有不可抵挡的魅力，尤其是孩子们的身影与他们的欢笑声，更使她着迷。

那是一个欢乐的、没有孤独与寂寞的世界。

大河，一条不见头尾的大河。流水不知从哪里流过来，也不知流向哪里去。昼夜流淌，水清得发蓝。两岸都是芦苇，它们护送着流水，由西向东，一路流去。流水的哗哗声与芦苇的沙沙声，仿佛是在情意绵绵地絮语。流水在芦苇间流动着，一副耳鬓厮磨的样子。但最终还是流走了——前面的流走了，后面的又流来了，没完没了。芦苇被流水所摇动，颤抖的叶子，仿佛被水调皮地胳肢了。天天、月月、年年，水与芦苇就这样互不厌烦地嬉闹着。

葵花很喜欢这条大河。

她望着它，看它的流动，看它的波纹与浪花，看它将几只野鸭或是几片树叶带走，看大小不一的船在它的胸膛上驶过，看中午的阳光将它染成金色，看傍晚的夕阳将它染成胭脂色，看无穷多的雨点落在它上面，溅起点点银色的水花，看鱼从它的绿波中跃起，在蓝色的天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跌落下去……

河那边是大麦地。

葵花坐在大河边的一棵老榆树下，静静地眺望着。

过路的船上，有人看到那么一条长长的岸上，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儿，心里就会觉得天太大了，地太大了，太大的天与太大的地之间太空了……

3

葵花走到了大河边。

大麦地像一条巨大的船，停泊在对岸的芦苇丛里。

她看到了高高的草垛，它们像小山，东一座西一座。她看到了楝树。楝树正在开放着淡蓝色的小花。她看不清花，只能看见一团团的淡蓝色，它们像云轻轻笼罩在树冠上。她看见了炊烟，乳白色的炊烟，东一家西一家的炊烟，或浓或淡飘入天空，仿佛寂寞，汇合在了一起，在芦苇上飘动着。

狗在村巷里跑着。

一只公鸡飞到了桑树上，打着鸣。

到处是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葵花想见到大麦地。

老榆树上拴着一条小船。葵花一到河边时，就已经看到它。它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着，仿佛是要让葵花注意到它。

葵花的眼睛不再看大河与大麦地，只看船。心中长出一个念头，就像潮湿的土地上长出一根小草。小草在春风里摇摆着，一个劲儿地在长，在长。一个念头占满了葵花的心：我要上船，我要去大麦地！

她不敢，可又那么的渴望。

她回头看了看被远远抛在身后的干校，然后紧张地但又很兴奋地向小船靠拢过去。

没有码头，只有陡峭但也不算特别陡峭的堤坡。她不知